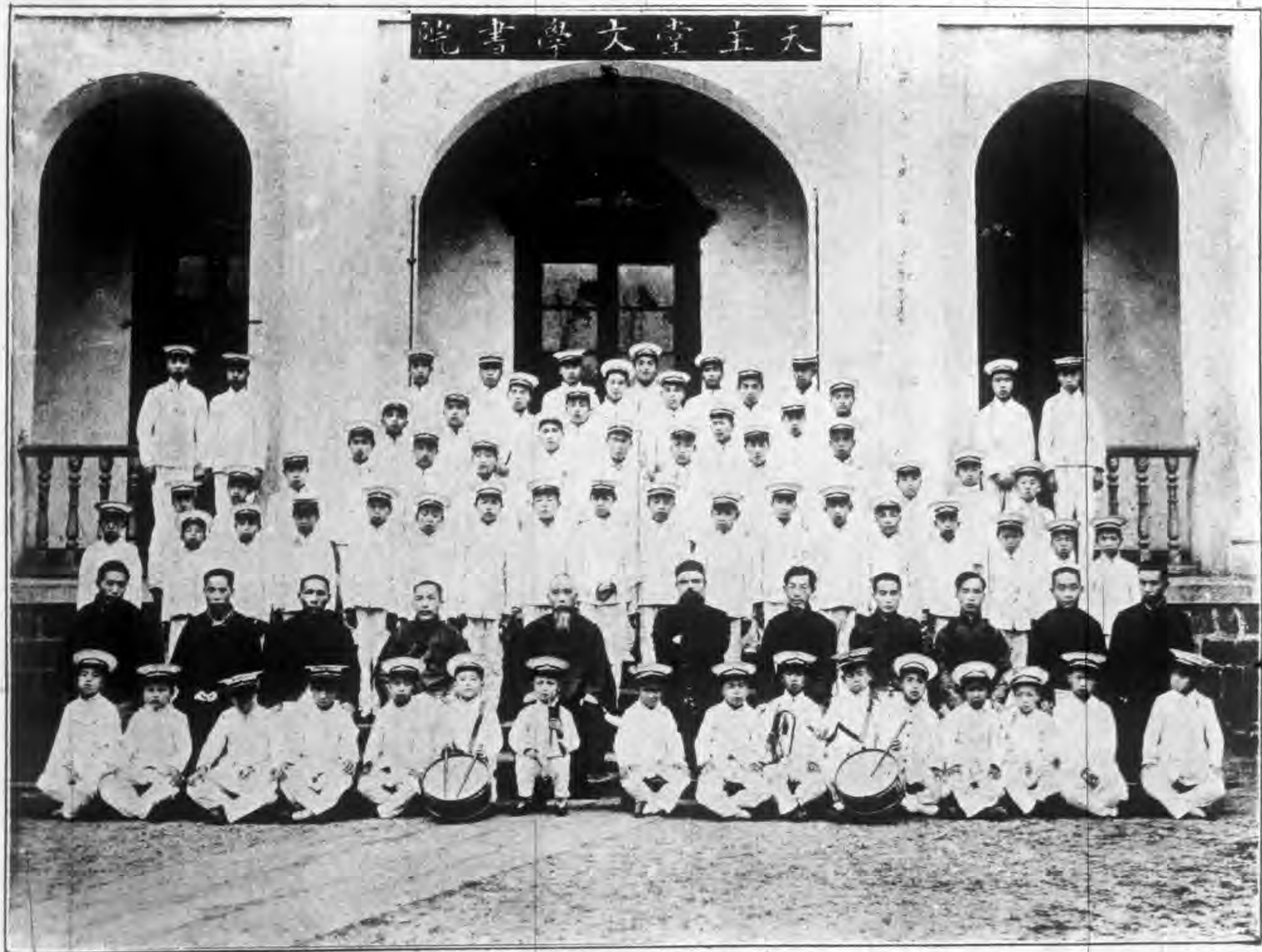


天主堂文學書院



湖北武昌文昌文學書院攝影

經解 聖母小日課內中三聖咏之一

師道

聖咏第四十四篇疏解 (舊譯原文)

疏 (由辣丁及法文譯出)

一予心嘽嘉言。以攸製語王。予舌如揮毫。二生民以來。惟爾純美。諸美備於爾脣。故天主降福無窮世。三大能者。請繫爾刀。四因爾令儀。令容祈盼視。降福行。且下。因真實。及善良。及義者。爾右手引爾於奇異。五爾箭鋒利。入於王仇之心。萬民手下僵仆。六天主。實座無窮世。厥國柄權真且直。七爾已嗜義而嫉惡。故天主。爾天主。在儔侶中。以福樂聖油擦爾。八蜜蠟。及烏答。及加細亞。由其袍服。並由象牙宮殿。九諸王多女。悅慕欽崇爾。母后五彩金衣。侍於右。十吾女。宜視。

一嘉言由我心湧出。蓋我以所著之工。呈獻於王。我舌如速記者之筆。二爾美麗超越衆人之子。風致流麗於爾之脣。爲此。天主降福爾於永世。三噫。大能者乎。繫爾劍於爾腰。四以爾光榮。爾尊嚴。其前行哉。勝進哉。及因爾真實。溫良。公義。王哉。爾之右手。將妙引爾。五爾之箭鋒銳。衆民僵仆於爾足下。(箭透)王仇之心。六噫。天主乎。爾之寶座。爲永遠者。爾君權之笏杖。乃永遠之笏杖。七爾愛義而惡不義。爲此。噫。天主乎。爾之天主。以悅樂之油擦爾。超於爾諸儔侶。八蜜蠟。烏答。及加細亞香。馥郁於爾衣。象牙之宮。九由此。王之諸女。於爾光榮中。悅樂爾。后侍於爾。

宜聽。且傾其耳。而忘乃民與乃父之家。十一王
 卽愛厥儀容。厥是爾主天主。伊等將拜伏之。十
 二底樂多女子獻儀。萬民諸富者。將禱爾。十三
 王女子之榮華在其內。金縈其衣。十四周圍五
 彩。隨行衆童女。將引進之。其次者。亦引進之。十
 五將引至王。踴躍引至王臺前。十六代厥祖。已
 生多子。當建立彼衆。爲遍地鉅王。十七憶爾名
 於無窮世。多衆讚美於無窮世。

解賀基利斯督與聖教會結婚之詩。

原文尙有題詞。高萊之子孫訓辭。授於樂師。爲將變化者。爲所愛者作歌。著者高萊之子孫。考數目經十六章。記勒未族高萊等三百餘人。因反對梅瑟及亞鸞司祭。乃被天主嚴罰。地裂下墜。或被火焚死。厥後其子孫。有仍在主殿供職者。宗旨。訓詞。或教育課本之詩詞。爲

之右。服金衣。滿飾刺繡。十我女乎。聽哉。視哉。側耳哉。其忘爾民及爾父之家哉。十一王將戀爾美。蓋彼乃主。爾之天主。衆朝拜之。十二底樂城之女子。同其貢儀。謙禱爾容前。民中諸富者（亦然）十三王女之光榮。俱在其內。飾以金縈。十四滿飾刺繡。童女隨其後。引至於王。其女伴引見於爾。十五彼等引見於喜慶悅樂之中。引進於王之宮殿。十六多子將於爾而誕生。以代爾父祖。爾立之爲公侯。及於遍地。十七彼等將記憶爾名。世世相承。爲此衆民永讚爾於世紀之世紀。

聖 教 雜 誌 第 五 年 第 三 期

所愛者作歌。希臘本譯作愛情之歌。表高尚純潔之愛也。七十賢士譯作爲所愛者作歌。或譯爲咏可愛事之歌。亦有譯爲新婚者之歌。觀此題詞。大旨已明瞭。然一讀聖咏之內容。更爲了然。蓋詩人歌咏美麗神武至義。具有天主性之大王。與一公主結婚也。故此咏爲賀超羣絕倫之大王大婚時之詩章。賀王及賀后。祝其繡斯繩繩也。第此王爲何人。后又爲何人。解此問題者。分三派。一與解聖曲同。蓋此篇聖咏。頗與聖曲相似也。第一派。爲唯理派。謂此咏所指。不出尋常歷史之外。所賀者乃尋常世上之王之結婚。如亞加伯之與葉撒伯爾。衆王經三卷十六章。或謂姚冷之與亞帶利。衆王經四卷八章。或竟謂西利亞王亞力山之與埃及公主格奧來。攞得爾。馬加備經一卷十章。然此派之中堅。均指爲撒落滿之與埃及公主。衆王經三卷三章。大抵此派解經之弱點。在任意武斷。不根據於古跡。况此詩如爲賀尋常結婚之詩。何以能列入聖經。蓋聖經中所載者。俱有至聖之宗旨在焉。因此唯理派之某君。亦自認而言曰。此咏之聲調。俱爲預言體。其所表示之觀念。顯見其所謂之王。乃默西亞也。此爲猶太人及聖教會人。衆口一詞之遺傳。試畧述以證明之一證之於加爾代亞古譯本第二節云。噫默西亞王乎。爾之美麗。超軼衆人之子美麗。二證之於聖保祿引此聖咏之意。致猶太人書第一章八節。天主語其子。吾主耶穌基利斯督。曰。噫。天主乎。爾之寶座。乃永遠者。爾君權之笏杖。乃公平之笏杖。云云。由是觀之。此咏指默西亞無疑。然尙有一問題。所指默西亞爲間接的。預表的乎。抑直接

的，專獨的乎。（謂除此以外，別無所指。）聖教會解經者，自古迄今，又分二派。第一派，謂此聖咏含
 有二意。一為歷史的，預表的。即撒落滿與埃及公主結婚也。一為更高尚而真實的。歷史上之事
 實，僅為其預像而已。蓋即耶穌、基利士督與聖教會之結合也。第二派，專指第二之神婚，與撒落
 滿之結婚，毫無關係。以吾人觀之，此數派中，當以第二派之見解，更為真確。蓋此第四十四篇之
 聖咏，與聖曲全書，同屬喻言。如新經有新婚之喻（瑪竇經廿二章）五智女五愚女之喻（瑪竇經
 二十五章），非實有其事其人，惟以譬喻而施其倫常真理之教訓也。夫此真實之理，即默西
 亞與聖教會至親密之結合也。著新經者，隨吾主之表，喜以結婚之喻，表示其結合親密，無以復
 加。瑪竇經九章十六節，若望經三章廿九節，述聖若翰論基利士督及聖教會云：「新婦之所歸
 者，乃新人也。」又見聖保祿致哥林多人第二書十一章，及致厄勿蘇人書五章。聖咏內述新
 人戰服衆敵，而撒落滿乃一太平無為之君，何能吻合。况聖咏又有彼為天主，彼將永王，彼之子
 孫為遍地之王，彼將永受讚美等語，更與撒落滿無涉。凡咏中最要最重諸點，既與彼若風馬牛
 之不相及，何得強加附會。謂直接先指撒落滿，王後表默西亞哉。故此聖咏純為預言的。體裁
 之典麗，裔皇與題相稱。其於瑣屑小節，亦能描摹盡致。段落短簡之緒言（一節）詩之全體分
 兩段。二至八節頌王，九至十五節頌后，十六至十七兩節，則為結束題中。為將變化者。聖師解
 為：在世因默西亞而變化者，與彼在天光榮者。第似與猶文不甚相符。蓋猶文謂在里利亞

花（華人稱百合花）也。或謂里利亞花。喻詩中所咏新婚者。或又譯作一種樂器。謂其形似里利亞花也。或曰否。里利亞花。乃樂調名。猶之中國詞曲內有詞牌曲牌諸名。按譜以奏樂咏歌也。

短序（第一節）詩人叙其獻詩之意。開首即堂皇冠冕。詞意體裁。並皆佳妙。

（予心嘖嘉言）猶文作。沸騰如泉水之湧出。表示其內感之甚。蓋其心滿受默感之激刺。如器中盛水太多。不覺溢出。而發於言。（嘉言）即高尚、美麗、風致、及富於預許之觀念。此時詩人心花怒放。於是瓊琚玉佩。大放厥辭。又詩人所咏之英雄。偉大莫名。是亦為彼感覺之原因。

（以攸製語王）所頌者。乃一王也。是為何等之王。請觀下文可知。（攸製）所著之詞章也。頌辭也。詩人極欲頌揚得體。與王相稱。

（予舌如揮毫）詩人因默感而心熱。於是發之於口。滔滔不竭。如速記者之筆。手不停揮。恐稍遲則無以罄其心中之所蘊蓄也。

首段頌新人（二節至八節）新人為王。又從天而降。先頌其美麗。新婚頌詞中。以美麗為首。極為得體。

（生民以來惟爾純美）（純美）七十賢士作美而豔。即甚麗之意。自第二節至八節。詩人頌王時。而向王語。（生民以來）為在衆人中為麗者。爾之麗。超越乎衆人。天主性與人性。於默西亞。結成一位。其美麗。無論何位人性。俱望塵莫及。聖保祿致猶太人書一章三節。稱基利斯督為聖。

父榮光之輝耀良有以也。又見聖若望書一章十四節。聖奧斯定解此聖咏發揮盡致。其言曰：凡因信光所燭者。見耶穌。基利士督。顯其美麗於諸事及諸情景中。彼之美麗。以其爲天主之物。爾朋。彼在天主也。彼之美麗。因在童女胎中。不失其主性。而取人性也。彼之美麗。爲嬰孩於馬槽中。發其小啼聲。啼聲無音節。諸天卽代彼發言。宣佈其誕生也。彼之美麗。在其母之懷中時。彼之美麗。在其母之臂上時。彼之美麗。在其顯靈蹟時。彼之美麗。在被答時。彼之美麗。在十字架上時。彼之美麗。在墳墓中時。彼之美麗。在天堂上。夫至高至真之美麗。乃公義。如耶穌。爲不公義者。卽不見其美麗。然而耶穌無往不公義。故無往而不美麗也。

〔諸美備於爾脣。美〕風致也。可愛也。可人意也。吾人之脣。吻於一身之形貌上。無不知大有關係。以其體格也。以其彩色也。以其運動也。故曰〔備於爾脣〕。然亦指其脣之美。以其言語也。以其辯才無碍也。愛格來西亞斯脫經十章十二節云。哲者口中之言語。爲風致。此事與吾主耶穌甚符。路加經四章二十二節。記衆人驚奇耶穌之言語。充滿風致。非與此互相吻合乎。〔故天主降福無窮世〕。古人以人身之美麗。爲主可寶之恩。又爲天主特別寵愛之標記。蓋此美麗。卽表示其他最高尙之優點也。聖經上屢見不鮮。詩人驚奇基利士督。至高無倫之美。乃嘆謂天主亦見而戀愛之。故錫以永福也。又有一解經者。謂詩人見此王之美麗。非世上所有。乃以天光視之。其美麗。爲不能消歇之恩。於此可見其受福無疆也。

(第二節至五節) 詩人先頌新入之美麗。後頌其君王之德能。第一爲其戰爭之勇。及其勝利。此借攻戰之像。以喻默西亞平和之征服。然其征服雖屬平和。而無能有抵抗之者。則仍不啻勇力之克勝也。

(大能者請繫爾刀) 刀劍。爲攻擊主要及最貴之武器。繫於腰間。謂在股之上也。大能者。猶文作英雄。榮譽之名稱也。意撒依先知曾以之稱默西亞天主。(意撒依經九章六節) 詩人直呼爲大能者。殊有筆歌墨舞之致。

(因爾令儀令容) 猶文作：爾光榮及尊威之。與上文刀字相連。卽請繫爾光榮尊威之刀。

(祈盼視降福行且王) 祈盼視。猶文無此動詞。維複叙上文。以爾尊威前行哉。(王請)

爾表示。爾實爲王也。猶文作：馳騁哉。謂於敵陣中。馳爾戰車或戰馬也。聖咏第十八篇第

三至五節。王如太陽之進行。又如默照經所言(第六章一節)：如戰勝者而爲勝戰。

(因真實及善良及義者爾右手引爾於奇異) 此英雄武功之理由及宗旨。因宗教及權利時時

受人攻擊。而保衛之也。並爲創立真實、溫良、公義之君權於普世也。(爾右手引爾於奇異。猶

文更明澈。爾右手引爾作奇異之事。或譯爲可佈之事。借手喻人。興味盎然。

(爾箭鋒利入於王仇之心。萬民手下僵仆。戰鬥開始矣。詩人望見此英雄之王。在戰場之上。乃

指示其奮鬥之情景也。(箭)古時常用之兵器。據埃及與亞西里古跡考之。國王與貴人。屢屢

親自臨陣。立於戰車中發矢。敵人紛紛下仆。〔入於王仇之心。〕辣丁原文。此句在後。萬民句在前。此句屬於爾箭之句。含有「箭透」二字。入於王仇之心。以其叙事之急速。故不暇言明。聖師謂基利斯督亦射箭直穿其仇之心。惟不致其死命。乃令其活真實之性命也。

〔第六第七節〕叙新人之天主性及其全義。

〔天主寶座無窮世厥國柄權真且直〕〔天主〕唯物派及解經家。以此咏爲專指撒落滿者。至此遂束手。於是支離其詞。解謂「天主乃爾之寶座」或謂「爾之寶座由主而來。乃永遠者」。然天主二字。原文明係呼詞。詩人呼此英雄而與之語也。故此英雄爲切義之天主。且亦爲人也。此名惟於吾主耶穌基利斯督最爲相稱。其他代表其預像者。莫能當之也。「寶座」爾之御座。爲此。卽爾之君權。「無窮世」因其主性而爲榮遠之王。「國柄權真且直」公平之國柄權也。

〔爾已嗜義而嫉惡故天主爾〕天主在儔侶中以福樂聖油擦爾。承上文公平之國柄。〔故〕字重讀。因爾公義之故。〔天主爾天主〕近世猶人解經者。深服聖熱羅尼莫聖奧斯定及古時解經者。以第一句天主爲呼詞。卽呼此新婚之王。第二句爲首詞。卽天主聖父也。此處表示天主有數位。於信道上極爲重要。〔擦爾〕以悅樂之油擦爾。所以示天主對於基利斯督所擦之油。有特別之性質也。蓋非擦油。聖之爲王。因於聖咏之初。已表示此英雄之爲王矣。故爲聖樂之

寵錫。此喻與默西亞之妙婚雙關。巧不可階。東方人以油。特以香油。為悅樂之標記。聖經屢見之大賢鮑須愛曰。是為聖基利斯督之擦油。非以物質之油。而受擦。如厄利叟及其他先知也。亦非如達味及其他諸王也。又非如亞鸞及其他諸司祭也。為此達味言彼受擦特別之油。超過其他諸受擦油之人。蓋彼既為天主之真基利斯督。受擦於天主性及聖神也。吁。基利斯督乎。故千古認識爾者。俱因此美麗之名也。亦因此名。著聖咏者想見爾。以咏之曰。爾之天主。以悅樂之油擦爾。撒落滿有言曰。爾名乃油。乃四溢之香脂。即咏爾而言之者也。

(第八節至第九節上)言新人之裝束之富麗。及王宮之輝煌。切合時景。詩人以前所咏者。指其人之美之勇。及有主性之王。至此乃咏大婚時之新人。為全篇聖咏內最華美處。

(蜜蠟及烏答及加西亞)三種皆香膏也。蜜蠟乃由巴爾撒末蜜蠟樹上提出之脂液。烏答即俟蜜蠟樹之脂液。點點流出時。以收取之者。故為更純更精之香膏。加西亞肉桂之細皮也。烏答猶文作亞落愛斯。印度樹名。含有極香之質料者也。

(由其袍服)猶文作：蜜蠟。亞落愛斯。及加西亞。為爾之衣。猶中國詩中所謂。雲想衣裳花想容之意。即謂天主新人之袍服。猶以此香脂所織成者。芬芳襲人。恍如東方宮庭中之富麗。所以表示吾主耶穌基利斯督。人性之優長也。遣詞造句。有聲有色。

(並由象牙宮殿)宮殿以象牙為飾。為嵌片。其華麗。與王及天后相稱。

(請王多女子悅樂欽崇爾)即王之諸女於爾光榮中悅樂爾心也。此陪侍默西亞之宮女。(即於爾光榮中)因其愛敬侍奉之熱心使王悅樂且此等女子亦為國王之公主一如新后也。聖師解為外教民族後世相繼歸化真主及耶穌基利斯督者也。在此節內猶文之段落及所用之詞句畧異於希臘及辣丁譯文意似更深且更與下文相連。蜜蠟及亞落愛斯加西亞(香脂)為爾之衣管絃樂器震於象牙之宮悅樂爾心國王之諸女在爾所愛者之中吾人可想見此時新人出發由貴人陪侍樂聲嘹亮以鸞輿迎至王宮之情景矣。聖熱洛尼莫釋王所愛者引聖曲第六章第八第九節所述之妃嬪指外教民族之歸化更為明晰。猶太原文勝於辣丁譯文。

第二段新婦 (第九節下至第十五節)

(九節下至十二節)叙新后之狀及詩人規后之詞。

(母后五彩金衣侍於右)金衣猶文作以奧非爾之金作衣。奧非爾者印度或亞刺伯之地名。產純金者。聖經上屢見之。蓋謂后衣上金光閃爍也。(五彩)二字猶文不載。恐係采用下文第十四節中滿飾刺繡而加入者。侍於右侍字形容盡致表示新后立於王之身旁在其尊位即右位也。此默西亞尊貴之新婦顯指聖教會在古約時惟限於猶太民族厥後包羅萬民而為公教。此后至麗至聖至成全參觀默照經廿一章第九節以下。又此頌揚王后之

語與聖母瑪利亞極爲相符。爲此，聖咏四十四篇。在聖母各瞻禮俱誦之。

（吾女宜視宜聽且傾其耳而忘乃民與乃父之家）詩人忽向新婦言。如上文直向新人而呈頌詞也。以誠懇莊重之狀。三次呼之。視哉聽哉其傾耳哉。（女）字含有無限嬌愛之意。告以爲婦之道。及與天上新人常相和愛之法。（忘乃民乃父之家）創世記第二章二十三及二十四節。記原祖對於新婦。已有此預言。况爲國后。自宜於結婚時。全行拋離。卽其最愛之祖國及父家。亦宜離去也。先言民。後言父。先易後難。層次井然。蓋新婦爲專愛其所被選之人而悅之。卽全拋棄其餘。亦不爲過也。又新婦之身。既離棄諸物而從之。其心亦宜遠離諸物。是爲此忘字。確義也。

（王卽愛厥儀容厥是爾主天主伊等將拜伏之）此爲新后甘飴之酬報也。后愈愛彼。亦愈受彼愛。王以至聖之狀戀愛之。后爲彼永遠高尚愛情之緣。由王選其后於儔人之中。見后之摯愛彼也。乃亦覺其可愛。或如聖基所之言。新婦惟全忘己家。乃爲美人。而卽以其美麗悅樂夫心。（厥）字重讀（爾主）猶文作（爾之主人。爾之大主。爾所有全由於彼也）（天主）二字。猶文無（拜伏之）因彼爲天主。故衆人朝拜之。跪伏於其臺前。猶文畧異作（爾宜跪伏於彼足下。蓋古禮。王后太后對於國王。不論其爲夫爲子。俱宜行此敬禮）（衆王經三卷一章十六節）

(底樂多女子獻儀萬民諸富者將禱爾)此爲王后第二之酬報也。后將受萬民之欽崇。底樂猶太鄰國。腓你濟之城也。在地中海口。以商務及海軍著名。(禱爾)猶文作「撫狎爾容」。詞句非常有力。表示欽崇至於親愛。極欲得后之歡心也。(獻儀)東方風俗。凡見貴人。必攜帶禮物進獻。(萬民諸富者。舉底樂之富人及其他外教民族。以概其餘。此等人俱自滿自足。龐然大。而能極欽崇。基利斯督之教會。預像彼等及諸外教人之歸化。眞教。其賤者貧者。隨其主人歸化。且先主人入教。

(十二節至十五節)言新婦裝束美麗。由其女伴引至新人之宮也。

(王女子之榮華在其內金縈其衣)(榮華)猶文作「公主光耀無比」。詩人已不直指新后而言。惟描寫其所見之情景。(在其內)猶文作「在殿內」。蓋東方風俗。新婦於嫁時。以巾蔽其面。不使新人窺見。迨揭去巾幕。則榮光煥發。美麗無倫。基利斯督之新婦。卽聖教會。以其聖德。至一。及其他光輝。表著於外者。雖屬美麗。然其內容。更爲無比。惟新人基利斯督。乃深知之。吾人非俟升至天庭。不能享見其美也。(金縈其衣)辣丁譯文之意。謂以金作縫綬。蓋東方人好以珍貴物品作縫組。以飾衣也。猶文逕作「以金爲衣」。

(周圍五彩)全身御刺繡之衣。辣丁文作「五彩刺繡之衣」。按照東方風尚也。

（隨行衆童女將引進之其次者亦引進之將引至王踴躍引至王臺前）猶文仍言。后被引至王。厥後乃言。童女隨其後。其女伴亦被引至爾前。爾。字（見疏內）指王也。詩人復呼王而與語。此等童女。后之女友。隨侍以自獻於王。預表外教民族。隨古教之後。歸化於基利斯督。與古教融成一教。此意上文已言之矣。然亦表示萬千潔淨之靈。惟願耶穌。爲其淨配。拋撒世物。以踴躍奔赴之。大賢裴爾孟辣曰。凡隨從羔羊。於此童貞之路者。誠有福哉。（參觀默照經十四章三四兩節）口唱新歌。直至王殿。直至永居之所。（踴躍。新婚之悅樂也）（臺前。卽王宮也）

全詩結束（第十六十七節）基利斯督與聖教會結合之效果。詩人簡直以多子多福。祝默西亞也。

（代厥祖已生多子當建立彼衆爲遍地鉅王）祝詞猶文。將生多子。卽將來之意。謂此子克肖其父。以代厥祖之位。卽以其德。以其榮。祖宗仍活於彼等之身也。（厥祖。乃亞巴耶及其他聖祖達味及其他默西亞之嫡祖也）（參觀致羅瑪人書九章三節）（多子。卽此婚姻之效果也。東方風俗。凡新婚時。向兩新人所祝者。俱用此詞）（參觀路德經四章十一節）（建立之爲王）彼等爲王族中最尊支派。父王自以天下分封之。蓋其國乃全世界之國也。（參觀默照經五章六節）預言聖教之至公。無一語不應驗。聖基所曰。宗徒乃基利斯督之子。以新教法

律。頒行諸民族。彼等之信德。成爲此民族之信德。彼等之風俗規則。爲諸教友所取法。
 [憶爾名於無窮世多衆讚美於無窮世] (憶爾之多子。憶爾名也。或指人民之大概亦可。據猶
 文。我憶爾名於無窮世。詩人述已將爲之事也。蓋彼自視爲此教會之一分子。而此教會
 悠久無疆。故世人願永頌此天上之新人也。但彼非無嗣音。衆民將效之。多衆讚美於無窮
 世。此節足前節之意。上文爲基利斯督之聖教會至公問題。此爲預言其永久也。大賢鮑須
 愛曰。在此等之承繼人身上。我(指基利斯督)向宗徒曰。予與爾等偕。子孫將誕生以代父
 祖。彼等之後。尚有繼續之人。繩繩弗替。此族永無凌夷消歇之日也。

論說 按察廳之真相 Inquisition 續

東 蒙

第二節 續論十字軍及挨爾皮助挨異端

中古之異端維何加帶爾 Cathars 是也。考其名稱。譯自希臘。Cathar 義即潔淨 Pius 云耳。跡
 其歷史。產自東方。淵源頗遠。猶爲第三世紀異端 Manichaeism 瑪納。映派所留之遺孽。因在第十
 世紀。被逐於君士坦丁之政府。乃越大。惱江而往。蒲加利與瑪其敦省。旋復西渡亞得亞海。以
 達意大利。與法蘭西之北部。而法之三賓市也。比加爾的省也。法蘭德爾省也。因此屢有意人足
 跡。絡繹不絕。然旋又東其馬首。向巴爾幹諸省而去。土人因名之爲蒲加利人。或簡而變其音曰
 蒲爾格 Boulgres 或又稱蒲格焉 Bougres 不意曾幾何時。蔓延各地。多如碁置。而在法國南部。尤

爲特甚。勢力最強。時人乃又呼之爲挨爾皮助挨 *Alricous* 焉。

聖 夫加帶爾之道與理也。卽蟬蛻於瑪納獻殃之二神派。請轉述之曰。在此世界。在人之身。有二物並存。其一爲善。其一爲惡。而互爲仇敵。互爭無休。何也。蓋各種有形之造物。悉爲發生苦難之莠苗。禍患之所藏。如飛禽也。走獸也。因具肌肉皮毛之美。而被鎗獵宰割之慘。美玉也。明珠也。因負珍寶之名。而啟盜賊覬覦之念。則斷非出自仁善天主之偉手。亦已明矣。然反觀天地自然發露之現象。以及無形之佈置。如天不言而四時行也。地不言而萬物長也。無美不備。步序井然。則苟非賢而且能者。爲之主宰。曷克臻此哉。然則冥冥之中。除製造有形萬物之天主外。必別有至仁至善之天主在焉。故宇宙之間。共有二造物主。權能相埒。善惡各殊。一如黑白二棋。終爲敵手耳。其一。爲萬善之首。則在天國。組織光明。以及天神靈魂。均爲目之所不能睹。手足之所不能接者也。其一。爲萬惡之魁。則孜孜兀兀。惟以製造有形之萬物是務。如飛潛動植。蠢者慧者之軀體。無一不經其手者也。

三 若蘇丹 *Satan* (卽魔鬼) 者。卽所謂爲惡之神也。可恨之造物主也。而擠入天界。煽誘靈魂。於是立志不堅。抵抗失敗者。皆被引降人世。幽囚於軀殼之中。以入試驗之時期。而經變囚之苦難。間亦出入於禽獸之腹中。直至其魂污垢。滌淨無遺。白玉無瑕。而後恢復自由。返歸天界。噫。亦已苦矣。雖然。蘇丹之於天神。則不敢誘也。蓋明知雖誘不從。不如不誘耳。

基利斯督者非他。卽諸天神之魁首。而未經囚禁之苦難者也。其降生人世。則純爲襄助諸天神。監察世界受難之靈魂。俾能及早自救。返升上界。爰立加帶爾教會。以爲楷則。而示以路徑也。其暫居之軀殼。則僅爲幻想所構成者。或怪物而已。此與天主降生救世之義。解釋迥殊。孰是孰非。識者自辯。姑不置論。

然其教規也。卽根據於此等原理。其言曰。有形之世界。污濁不潔。惡也。居之愈久。染惡愈多。人生在世。豈特夢境。實受苦受難耳。必也。脫離塵界。乃得自由。故在其補救贖罪之法。皆有自殺之意。憤怒之辭。傲屣肉身。輕於鴻毛。且怒於室。遷於市。初則移恨於男女之婚姻。以爲夫唱婦隨。子息相傳。爲惡魔之製造。罪莫甚焉。恥莫大焉。因嚴禁而取締之。繼則終身戒食動物之肉。或取諸其身者。如乳酪禽卵。亦目爲不潔。不敢染指。以其亦經輪迴而生者耳。終則除信道彌篤者。屢以巨針。猛刺肌膚。放出熱血外。每主日有三次。祇准以麵包和水。飲食充飢。而每年之三次封齋。每次四十日。猶不在其內也。總之。肉身者。靈魂之魔也。人之寇讐也。故當以寇讐待之。愈使其安適。則爲罪愈大。加帶爾之祈禱。不云乎。毋憐吾身。苦難生之。惟憐吾魂。囚在吾身。則可窺見一斑矣。職是之故。堂中空空。無所供設。禮儀簡陋。悽楚不文。聖事彌撒。皆不舉行。十字煉靈。咸被淘汰。而信衆聚集其內。除摩頂放踵外。無他禮矣。惟有講道一事。留存未棄。聊爲點綴。至於祈禱之文。則亦因陋就簡。惟存天主經矣。此外所有。則爲祝福之麵包。與在場者所行之一種罪誠已耳。故有

聖 曰。是教也。使人絕望之教也。入其教者。既須以消極厭世爲主義。則失其自由生活之主權矣。又以軀體爲魔物。而各種有形之製造品。均目爲不仁。則雖絞心裂腦。於美術工藝。有所發明。以促社會文明之進步。乃不特無功。抑且有罪矣。而其維一之職務。僅爲對於加帶爾教會。應虔信而服從。卽爲自救靈魂之上策。然易言之。較之坐而待死。有以異乎。且初入其教者。須先叛誓公教之聖洗。而後可以爲羅瑪教會者。乃魔鬼之古教堂也。故爲加帶爾所絕對排斥者也。

教 加帶爾總機關之人物也。則以迷信其教最深者。出而任之。然亦有定額。爲數無多。並皆以君子雜 二字。Parfaits 爲其冠銜。或以聖人 (或被選者) Eius 善人之名。Bons hommes 靦然自居。不以誌 爲恥。而在蠢夫村婦。智識愚昧。則又稱之謂潔淨者。Pur 言其靈魂之中。已附聖神。Esprit Saint

第 故常人遇之。須長跽爲禮。以示尊敬焉。至其辨別之法。則各有秘密符號。爲其標記。姑不多贅。惟五 從此不得與家族往來關係。蓋誠如加帶爾之道與理也。以倫理推之。移恨及於父母。爲製造子女之肉身之主犯也。如己完室矣。則苟非設法離婚。以絕夫婦之往來。不得成其所謂君子也。及第 爲君子矣。則平時度日。又須功行克苦。謬爲慈善。蓋與其所蟬蛻之瑪納。殃異端派。一舉一動。三 先後一轍。無以異也。

然加帶爾之普通會員也。或信友也。則皆盜稱爲公教中人。而按其實際。則設與崇拜奧爾紐斯 Ormuz (波斯祆教之善神) 或亞利忙 Zoroaster (波斯祆教之惡神) 之教。印度之不衣不作。

論說 按察廳之真相續

之教。以及伊柴蘭末 *Islam* 神教諸徒。絜長比短。未必此優於彼也。雖然信其教者。較之公教。有何益乎。曰。有不拘禮範也。可以恣肆所欲也。首則婚姻一事。雖爲其教所疾惡。而妍識自由。不甚嚴禁。且以爲正式婚姻之爲罪。尤浮於野合。如世界衆生紛紛擾擾。受苦受難。無非由於男婚女嫁。以不道德之行事。製造而生。故有與其任有家室。無辜容其自由之論。庶傳子遺孫。或減其數乎。次則教中各種督察。均不甚嚴。終則任何放蕩。祇須於臨終前。領得所謂君子者之慰終經 *Consolamentum* 者。則以爲此魂業已受聖神之洗。污濁滌除。而可以復返於天矣。故有年將就木者。或臥床患病者。咸恐時機錯過。不得慰終之恩。致來世再受輪迴之苦楚。莫不求請其所謂君子者。及早舉行。然後翹足而待。引領而望。安待死期焉。更有性情躁急者。恨不立躍青雲。脫此苦海。竟於身康健之時。求領此恩。然後辟穀絕食。飢餓而死。以期其靈魂之捷足先登。不致見拒而不納也。吁。其愚誠不可及矣。此與自殺。無以異乎。雖然。在彼教規。此自殺自盡之行。爲謂之盜徒拉者 *Entura*。意即堅忍云耳。爲發自熱心奉教者之表示。而視與致命。同其價值也。嘗以勉勸信友。勇往直前。毋稍畏憚。即對於孺子病人。亦惟灌輸此自殺之善訓。以代其溫慰之詞。無如樂生畏死。人之常情。未必悉從其謬說也。則有父母戚友。百計進言。多方箴戒。而於不知不覺之中。養成其痿疲之性情。消極之觀念。卒入蔑視肉身之路。而後快焉。故著史者有言曰。盜徒拉之唆人犧牲性命。假手殺人。何可勝計。較之法蘭西按察廳之執行死刑者。奚啻蓰蓰耶。

就事實言之。加帶爾人。因迷信其靈魂被囚於肉身之狂說。洵視死如歸。不稍畏憚也。雖與人道主義背道而馳。亦所不顧矣。然則對於社會。不特不爲開化。並將現有之光明。復加以黑幕。阻止進步。推倒文明。爲非擾亂秩序得乎。且嘗大聲疾呼。主張蠲免納稅。不行宣誓。並公共財產。以規復初有教會時之習俗。則凡此數則。非皆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乎。不特此也。廢止刑法。去除賞罰。尤爲其主張之最甚者。以爲惡人。亦未始不具靈魂與肉體也。則與善人。何別之有。何異之有。第以所行不善。冠以惡名。故惟在良心上。負其責任。而人間法律。烏能有執罰之權。不亦謬乎。且又設辭化除畛域也。不認有本國。不認有故鄉。於是愛國之心。故邦之念。蕩焉無存。而尙武精神。滿腔熱血。化爲烏有。遂自詡以和平爲主。禁止戰爭。更有進者。則除與同教之人。或有來往外。卽父母妻子。戚友親朋。皆視若路人。斷絕關係。蓋其行爲怪誕。有如此者。雖然。猶未已也。其見工人農夫。終日營營。自食其力。則斥爲非禮。反對教規。以爲世界萬物。皆爲惡也。乃不廢棄。而又助其成功。廣其範圍。則有罪矣。嗚呼。謬說狂辭。不勝枚舉。非皆與無政府黨與社會黨之尤者。同其說乎。願其進行。初甚秘密。私結會社。暗中行動。甚難窺測。一如豺狼出窟。猶懼獵者之關弓而待。未敢公然晝行。而以羊皮自蒙。致難辨別其真相耳。然手段甚敏。播傳甚速。初則對於個人。設法欺騙。次則於其家庭。或公衆聚集會晤之處。陰佈邪說。並廣傳書籍。竭意鼓吹。次又創辦工廠。以吸引工人。更設立學堂。修院。以徵集失勢之鄉紳。或衰敗之親王與貴族之兒女。而灌輸以謬理。

蓋均於衆人不知不覺之中。陰謀進行。用心良苦。蔓延甚速。雖廠中工人與夫舊家兒女。初無崇信邪說之忱。然一薰一蕕。十年有臭。况早夕居食其屋。目之所接。莫非若輩。目無法紀之傳教。偽君子耳之所聞。莫非靈魂被囚於肉身之狂說。其能不爲誘惑乎。不特此也。且嘗襲取公教中若干行事。尤而效之。因以號召世人。淆混黑白。如在瞻禮也。則耶穌聖誕也。復活也。以及聖神降臨也。均未廢棄。在行事也。則採用新經也。設置主教也。司鐸也。六品也。莫不取則於羅馬教會組織之成例。步而武之。應有盡有。第常於諸君子中拔選者耳。再則此輩口中。亦稱道基利斯督。不置。故受其愚者。皆潛移默化。信道漸衰。而不僅不指其爲芟除教會之罪人。並或認之爲改良宗教之志士焉。况在蚩蚩小民。莽莽村夫。卒然聞之。不加細察。則其愚之售。易如反掌。明矣。必曰。此與公教。雖行事儀式。互有軒輊。卒何大不利之有耶。

雖然事之成。非成於成之日。禍之作。非作於作之日。物必先腐。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病。而後邪侵之。設此十一世紀以前之社會。道德健全。民風敦厚。或卽人心不古。已漸輕浮。有似莠草之萌芽。已生。僅未根深蒂固。則十一世紀之異端。縱百喙鼓其狂瀾。必不能侵入社會。至於此極也。何則。中古以前。不幸教會。適被困於各國政府。權力薄弱。屈而難伸。幾被置之死地。不復生存。幸屢經爭執。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始得脫其羈絆。突圍而出。顧經此無形之戰鬥。世俗之侵凌。雖賦凱旋。恢復自由。則已力竭聲嘶。大損元氣矣。雖旋有格勒革里第七。有而朋第三。運籌帷畫。力行整頓。

伊腦森第三格勒革里第九及伊腦森第四相繼維持力謀善後無如受創甚劇未易奏效茲請陳述其大概焉。數世紀前歐洲封建盛行各國君王對於教會莫不各有供給以裕其經濟如各地之主教也。或院長本堂也。皆由國王願以地畝賜以院居者。故教會每年收入之欸。或為熱心慨捐者。或為乃祖乃宗補贖罪過者。常達累萬。於是貪婪者習見之餘。則皆垂涎欲滴。思為染指而覬覦之心。勃然以生。顧又無才無德。未能被簡為主教司鐸。遂競試其宵小之伎倆。百計鑽營以結國君之心。乃果獲大效。竟有君也。移其應頒主教之地。或修士應居之院。舉而委之於孽幸之臣者。夫此輩既得地畝。如果熱心教務。則亦已矣。乃無如皆為少年子弟。未被聖召者。祇以倖寵於君。濫汗受職。覲為主教。實則利祿薰心。遠勝於督行職務也。不特此也。上行下效。且轉受所屬之運動。而以無德無能者。簡為本鐸。以暴治暴。何忍卒言。聖經不云乎。汝為世鹽。蓋喻傳教士之熱心奉職。拯人水火。而登之衽席。其有裨於世。一如鹽之不可缺席於飲食也。今上而主教。下而司鐸。選非其人。行非其職。則又何益之有耶。嗚呼。是鹽之味。淡而苦口。恐鮮為世人所樂嗜矣。且夫世界茫茫。衆生蠢蠢。羣羊紛紛。維賴有賢良之司牧。導之教之。訓之範之。俾均履足於康衢。不致誤墜於魔窟。乃主教也。司鐸也。非均牧羊之人乎。而喪其人格矣。放棄其責任矣。則又毋怪羣羊亂奔。世風日墜耶。此喇忒朗 Latin 之第四次大公會議。所以承認人民為罪之孽。由於教會也。雖然。秩序紊亂。既如此矣。則衆人失其所倚。一如孺子失其慈母。弟子喪其良師。將無所

論說 按察廳之真相續

取則何。於是惡者。則身社會。肆其所欲。禮義廉恥不問也。公理法律不顧也。善者。退而潛修。獨善其身。任何擾攘不涉也。任何搗亂不聞也。而所有賢良之司鐸。則又以克路尼（Clergy）之大修院。已重組織。競往修道。以避旋渦矣。嗚呼。病而尤病。不忍言矣。然不意南方之病。尤甚於北也。蓋以地近海濱。往來者衆。如希臘人也。勒物登（Loverini）人也。意大利人也。以及各處之販賣商人也。無不畢集。遂於無形之中。以其土風習俗。媵之俱來。而以此爲福地之猶太國人。賃居貿易。尤爲衆多。於是南方之民。見聞不一。習氣乃生。如性則柔和而佻達。心則輕浮而易動。意則易惑而不堅。情則好色而狐疑。終日嘻嘻得過且過。儼類睡獅。高臥山中。不知憂與慮也。故易受誘惑。崇奉異端。迷而不悟。而陷入旋渦。水深火熱。因較他處。尤爲重且深也。至於教會。則又輕而忽之。如在北方。猶有公教主教。往來奔走。主持其教務也。而在南方。則幾絕跡矣。他如各區紳士。則懦而無能。自顧不暇。烏能爲人謀耶。且有輕狂之貴族。隨波逐末。羣起而與主教爲難。以纏繞不休耳。嗚呼。是皆開門揖盜。引路齎糧。遂昇異端以絕好機會。有隙可乘。所謂人必自病。而後邪入之矣。如國民也。則以立志不堅。易受搖動。而又維利是求。因入其彀中矣。餘則或嫌公教之規則嚴厲。不能放僻邪侈。暢所欲爲。而目之爲干犯其自由。束縛其行動。因生憤恨不平之意。莫可排洩。或栖栖皇皇。方爲無教之人。遂亦伍於異端矣。更或生性好奇。驟聞新教出現。不識利害。不加細究。遂就而玩之。以爲富無大害。而不知適得其反。雖悔無及矣。故曰。如中古以前。社會中毒未深。則異

端爲禍。必不若是之烈也。

未完

近事 羅瑪之部

○去年十二月九日。教皇於列真福品大殿內。開御前公衆會議。駐羅瑪各國公使。馬爾脫島騎尉大員。羅瑪世家晉紳。教皇之弟姪輩。皆得入殿與會。教皇宮中禁衛兵。皆穿頭等制服。掌禮稽察秩序。教皇由樞機等前後擁護。入城先經公爵殿。王爵殿。後入列真福品大殿。來賓等皆已滿座。肅靜無譁。教皇升御座。掌禮之樞機與六品員。率領新樞機。入殿朝謁教皇。教皇與之行接吻禮。教皇行接吻禮畢。其餘在殿樞機。皆相繼與新樞機。行接吻禮。繼而教皇行加冕禮於新樞機之首。并行降福禮畢。衆樞機進宮內西克斯丁小堂內。公誦爲新升樞機祝文。禮畢。入御前會議廳內。開御前秘密會。教皇與新樞機行閉口禮畢。授新樞機戒指。俟諸禮全畢。教皇回宮。○是日教皇開御前秘密會議時。頒諭簡授斐洲法屬剛果國主教奧哥阿爾公。Mgr Augouard 爲加西凹貝總主教。Archevêque de cassiopé 按該主教去年十二月正值晉升主教後二十五年之銀慶。斐洲傳教已歷三十八年之久。由傳教區域而升總主教缺者。足見教皇優待法國之明証也。○教皇簡命樞機梅利德爾瓦爾公。爲法國南錫城教理會修女保護使。○十七日教皇內廷小堂內。行頒給紅衣大禮服於樞機味增爵瓦孛德利公。今任奧斯底主教。兼任羅瑪內廷領袖總長。○樞機梅利德爾瓦爾公奉命爲教皇翰林院總長。按該翰林院年內常有幾次開演講辨護宗教學大會。樞機梅公素抱大志。以維持此問題爲目的。前幾年

彼嘗親自演說。關於耶穌教人爭論之教理。由此會研究演說以後。耶穌教人之從此棄邪歸正者。屢有所聞。○樞機梅利德爾瓦爾公奉教皇諭。着兼理傳教部事務。○宗座大事錄報載。禮部傳諭決定以後。平日簡禮彌撒後。司鐸跪誦之三遍聖母經。申爾福及二節祝文。與向聖心誦之三誦句。着永以爲律。并諭各司鐸視爲應念之經文。非可自由隨便之經文。○赦罪部復聲明諭告天下。謂一千九百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教皇本篤十五。頒賜赦罪全權於戰陣從軍之司鐸。係指明目下於戰場上之司鐸。非不拘何等司鐸也。○二十一日。羅馬舉行教皇登極後加冕慶典。○本係九月初六。因天時炎熱。以後每年移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同日亦爲當今教皇晉陞司鐸行第一臺彌撒。及晉升主教行祝聖禮之本日也。○法國創立撒肋爵會之可敬童鮑司高司鐸。近日經人將其列入真福品之案卷。呈部查閱。業奉教皇批諭。准部查閱覆奏矣。

本國之部

○北京 法文公教報云。有公教中人。以調查貧人狀。近報告。茲爲節載數則如下。俾知貧人生活困苦。度日艱難。而公教在貧人中。收取歸正靈魂。頗爲易。並以孩童爲多焉。一千九百十一年。吾公教女教友。四出奔走。施濟貧困。嘗遇見嬰孩。誕而卽死。遂得救其靈。此等嬰孩誕生。或僅歷一刻鐘。或數時數日不等。然俟其家人。思請女教友時。往往太遲。產母與兒。均已病至極點。多因境遇困苦。受寒忍飢所致。不復可以施救。惟能助其同入極樂世界矣。而此等貧婦之夫。多以人力車爲職業。有某婦之夫。嘗告某女教友云。家有五人。仰食於彼。而

彼每日賺銅元八枚。何能勝此重任。言畢不禁大哭。某女教友惻然憫之。急贈以木炭少許。玉蜀黍粉若干。至其所穿之衣服。則直類破布耳。此孕婦所以或產後卽升天國。或越數日而死。皆因貧困之故。起居飲食衣服。無一適宜也。某日某女教友。至一貧戶。產母孿生二孩。一男一女。女則誕生入世。僅歷一刻。卽受臨終領洗。返歸天主。男則死於二日後。而母於第四日。亦信公教之理。虔領聖洗。脫離苦境。上升天界。重與其子女歡聚矣。十二月中。有女教友共視貧戶產婦十人。其誕生十孩。幾均未留世間。受領聖洗後。卽歸天國。又有某少婦。向已畧受公教智識。於臨終時。請女教友爲之看護。時爲耶穌聖誕之隔日。女教友終夜守護產婦。坐於其旁矮櫈之上。目不交睫。以其坑甚狹。不能資以休憩也。嬰孩入世半日。受洗而亡。當其生時。布角棉花一無所有。女教友以衣角裹之。因謂婦曰。汝何一無預備。果何故耶。曰。我病已數月。各物俱罄。我夫以推小車爲職業。每日所得。僅足供生活。又無人肯爲援助。惟汝來此助我耳。旣而其夫入室。嬰孩已死。教女謂之曰。毋將此孩棄之路側。使羣犬競噬。請埋之於汝天井中。於是車夫以鏟掘穴。納此孩骸於其中。曰。我誠不悅其爲羣犬之食品也。蓋在事實。固嘗有此等事也。是時有十齡左右之女童奔入。向女教友曰。老太太。請速來。祖母及吾母弟妹。均病甚劇。請速來施以良藥。教女乃召一鄰婦。謂之曰。請暫代看護此婦。我須一往視其究竟。鄰婦辭曰。此婦甚惡。性情至劣。我不欲爲之守護。然經再三勸請。卒允担任。至彼病人之家。景象若何乎。則女童之父。爲人力車夫。適患閃脚。已有二

日。祖母與母患病甚重。而一童年僅五齡。骨瘦如柴。一女三齡。受驚牛死。教女爰先將二童付洗。以公教智識。灌輸二病婦。又爲車夫治傷。更以藥劑。分別施食。繼又使購餅餌若干。以二童幾將繼飢而斃矣。果也。一見食物。均躍而就之。其情可憫。其境堪憐。翌日回產婦處。擬詢近况。則少婦之靈魂。已隨其女而去。幸產後卽領聖洗。定往極樂之國。而守護之鄰婦。曾目睹其臨終情景。則幾無以形容其感觸。以此婦平時性情至劣。誠爲其前所言。而今垂斃時。坦然歡然。和善柔靜。判若兩人。爰於教女詢問其狀時。但曰。我亦願歸公教。俾能於臨終時。坦然歡然。一如彼婦。然則公教感人之深。由此可見矣。一千九百十五年。(一) 八月中。有二信教婦。奉聖彌額爾醫院修女之命。出外視治病人。因應某女友之請。至離北京四十里之某村。施治病童。計在此村。寄宿三日。共付兒童聖洗八人。而在其寄居之屋旁。適有一婦臨產。誕生其第四女孩。姑則怒其又爲女孩。置之鐵鍋中。覆之以蓋。擬悶斃此孩。旋因產婦不欲復取嬰孩。交於其母。但曰。俟其滿歲後。須擯之門外。信教婦聞之。急往其家。請願代覓一家。收養此孩。姑媳均樂允。於是其孩得救。而姑媳和好如初矣。(二) 夏季時。有女教友李瑪爾。大於北京城中。遇見一貧婦。獨居一室。一腿腫爛。約有小蟲百餘。集居瘡口。污穢不可言。無人願爲施治敷藥。惟有遠戚少婦一人。日來探視。給以食物少許。然李瑪爾。大晨間遇見此婦時。其戚適在。亦宣稱此後。不欲再來探視。以其臭味難忍。瘡口又蒼蠅濟濟故也。李本慈善會會員。睹而憐之。卽爲洗滌其瘡。以樟腦酒刷去諸蟲。敷以膏

藥。次又爲之梳洗。繼更洒掃其室。是時病婦。感激至於極點。不知何以爲報。又不知何以作詞。以表謝忱。既而李爲講述仁慈之天主而別。翌日又至。仍以公教智識灌輸此婦。旋爲付洗。並予以銀元一枚。囑其酬給。每日探視之遠戚。而懇其繼續日供病婦食物少許。數日後。乃坦然而逝。此又慈善會爲天主收得之歸正靈魂也。○庚子年東堂被禍記聞（續一期）初教友史魯意。卽上文所言之史。姓兵士。晚間操畢回家。偶經東堂大路。適遇張斐落默納環而觀者若堵。初不知其爲何人也。因恃身穿軍服。不致被疑爲教友。近而視之。顧屢向詢問。均未置覆。乃知其稟性操潔。不願與少年人談話。遂力自表明。別無他意。專擬援而救之。然在修女。見此素不相識之少年。殷懃追詢。則愈自凝神留意。以爲其時靈魂所處之境遇。當較肉體尤爲岌岌。爰自默禱曰。天主聖母。或卽賜我死在此路中。或使人救我。是時史魯意。猜想其爲教友。更擬援之脫險。第以衆人環處。未敢明言。致被指爲教友。然欲知其是否確爲教友。因問其向住何路。蓋由此能辨其爲外教。或教友矣。而張斐落默納。以八面槽對。此卽東堂之路名。史乃確知其爲教中人。決意竭誠施救。逕請引往其家。張乃幾經豫猶與質問而允。於是倚杖而行。並由史助之。身上僅有襯衫一件。單褲一件。爲上文所言之老人贈給者。足已燒傷。首頸瘡疤。不計其數。視之可怖。胸膛牛露。面目出自火燄之中。黝黑而醜。質貿然往東而去。未幾遇見巡邏兵士。因問史曰。將引此人何往。魯意不待思索。慨然對答。爲擬作一善事。引至其親族處。然如兵士等。以爲不便而阻之。則殊擬棄之於

此。而察其境况。迫不及待。並出至誠。兵士領之。而史與張繼續同行。及至入一荒僻小徑。史乃自陳底蘊曰。我亦教友。張初不信。置之不答。史又曰。誠然。我爲教友。因出聖母聖牌以證實之。但此像不在頸際。而在烟袋之底。則足見其有智也。張見此物。快愉奚似。始誠信其人爲可恃。因叩姓。氏曰。敝姓史。前南堂史神父。敝族中人也。修女大悅曰。然則請引至尊處。行至中途。張足痛不復能行。史爰肅然進言曰。我固爲二十餘歲之男子。而汝亦年輕。然在此境遇。敬請汝以我爲弟。我以汝爲姊。而負汝於背。俾能早至家門。如不爲然。則姑緩步徐行。斐落默納沉思片時。允之。未幾至目的地。魯意不欲叩關。致擾家人。踰垣先入。然後開門納張。是時斐落默納始有再生之希望。三日以來。備受苦辛。而今得以首倚於屋角。稍資休養。樂何如之。史又易任看護之責。卽爲梳洗。以其髮與血。已凝結而不解。固須重整矣。又另給衣服。以其身上所穿者。濼縷不堪。實類破布耳。不可謂之衣服矣。顧適以其細心周到。而又守禮有恥。不能應張必需之使役。因請其母入室。守護修女。母曰。以修女所遭之若是慘酷言之。二三日後。其禍必及諸教友。然一俟鎗彈開始。吾儕必不能逃。今聞歐使館招納逃難教友。則不如及早投奔。當猶易易。蓋以此告知修女。勸其同往。吾儕遲汝等至晚某時。設或不來。則先行矣。史卽如命轉達。不意斐落默納辭而不允。謂前次奔波。疲困難言。雅不欲再嘗逃難時。途中所受之苦味。且是否在使館中。保護較優。未敢斷言。如終

須致身死地。則與其死於使館。無寧死於其屋中。翌晨。聞街中人聲鼎沸。謂拳匪已入小巷。史挾修女。使噏短垣。暫避外教鄰人園中。既而以爲不妥。復使回室。夫以身負重瘡之人。而經二次之攀緣。痛苦何如。不言可喻矣。及既入室。魯意爰問痛苦若何。然修女坦然曰。比較吾主。聖斐落默納所受之痛苦。則甚微幾也。是時有外教人三名。噏垣入室。搶掠一空。並促史速離此屋。謂房主不能再容教中人。盤據其屋。張請魯意。與以銀錢若干。遂復由垣而去。翌日來者愈衆。惟叩門而入。強迫立交此屋。雖請姑遲半日。亦不之允。定欲其扶張出外。不問未賃他屋與否。適路之對面。有一草場。爲寄居附近之西人。用以打網球者。史不得已。扶張至此。置於某樹之下。及擬回取器具。則已外門加扃。拒而不納矣。在此場中。又有本司胡同任多默之子伯多祿。年約十五歲。因房屋被焚。隻身來逃。史見其境遇堪憐。此場又非適當之處。贈以乾糧少許。勸其沿路托鉢而遁。惟別後未聞究竟。定爲刀下之犧牲矣。至於斐落默納。居在露天。卒非久計。魯意溫辭慰之。允爲租賃一屋。宜於病者。奈奔走終日。一無所得。蓋均不敢。或不願藏納信教之女也。及晚取食物奉之。第以夜間天暗。難於指示何物。因代納之口。並就而叩其近况。不應。又問。答曰。何人。乃曰。異哉。不我識乎。汝弟也。僅自今晨離汝。而遽不我識乎。於是張曰。汝去之後。來有無賴多人。百般凌辱。致我腦筋昏矣。且渠等打我幾致於死。請視我首之傷痕。與夫所流之血踪。爲狀若何。茶壺亦被滿塞淤泥。使我不能解渴矣。史聞此言。心中大慟。遂易以他茶壺。滿盛清水。並食以食物少許。繼又

轉託於其友某巡捕。蒙允暫將修女秘密安置。而臨別時。謂當竭力設法。另賃房屋。張止之曰。請止於此。毋再念我。汝之爲我。至矣盡矣。今須設法自救。惟何論如何。萬勿背教。魯意熱淚盈眶。允而退別。從此遂成永訣。不復再見。翌晨。聞路中人云。拳匪擒獲張斐。落默納拖。至比鄰被火家。戮而焚之。旋聞其友報告亦然。厥後由張父於火爆中。收獲二三遺骨。初存修女會中。今在北堂。而其致命之處。則建有內務部之馬房矣。完（譯北京法文公教報）○直隸 河間傳教耶穌會神父桑公澤。民學貫中西。在歐洲頗負盛名。而於農林學理。研究尤精。現經農商部聘任爲農林諮議。以資襄助。可謂用得其人矣。○天津 廣益報云。天津杜主教。以去年成績報告羅瑪。並求降福。當由宗座諭令傳教部部長老藍地批復云。閱悉一年成績報告。非常欣慰。教友人數日加。熱心增長。足徵該主教辦理妥善。對於公教學校。尙能竭力擴張。成績優美。更所忻慰。因學校造人材。俾能光榮聖教。救人靈魂。此後該主教督帥所屬司鐸。倚天主之力。切實進行。用完全愛德。誨人。用各樣善法傳教。用慈善表樣感化。已奉教者。信德堅定。未奉教者。源源歸化。則廣揚之目的。不難達到。朕准該主教所求降福等諭。本部長亦代求上主。賞賜聖寵。滿爾所願。此復。○天津 廣益報。出版已久。風行頗盛。茲又畧改體例。於陽曆二月三日起。改名益世主日報云。○天津 天主堂總司鐸雷鳴遠。柏薌。天主堂總司鐸孟愛理。均由元首於二月九日。給予五等嘉禾章云。○蒙古 聖母聖心會傳教士葛公崇德。新被羅瑪宗座簡爲西蒙古。卽鄂爾多斯主教。爰於一月廿

三日。在松樹嘴子舉行陞任禮。由東蒙古葉主教爲主禮。而巴黎外地傳教會之南滿洲蘇主教及東直隸武主教亦均與禮也。按葛公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蓋凡爾省之倫烏 Lonhou 地方。卽比國之瑪利納 Mire 主教區境。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十月二日入聖母聖心會。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升爲鐸德。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奉命來華。四月四日至蒙古。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十日。遂被任爲西蒙古主教云。○煙台 廣益報云。去年十二月廿五日。耶穌聖誕瞻禮日。公教進行男會。照本總支部定章。開會改選本年職員。先時預行九日敬禮。虔祈上主。默啟大衆人心。專公而裕精誠。屆時憑天主聖意。推選此次職員。是日下午一時。凡在會同人咸集於崇正小學校。誦經開會。首由監督楊大司鐸報告開會宗旨。次會計員劉君錫敬宣明一年出入支存賬目。暨會中日用各項善舉等費畢。大衆遂卽投票選舉。以黃君偉績爲監票員。當場揭曉。衣君受福得票最多。爲正會長。楊君學孟次多數。連任爲副會長。黃君偉績爲評議長。又評議員六人。庶務幹事各二人。皆以得票多寡。依次舉定。分列位次。改選旣畢。崇正學校學生六十餘名。演歌慶賀新會長及職員。以示歡迎。終由監督楊司鐸暨張司鐸。楊君學孟相繼演說。時至四下。乃振鈴散會。又進行女會。亦於本年一月六日。三王來朝瞻禮。開選舉職員會。下午一時。會員齊集事務所。振鈴開會。先誦伏求聖神降臨頌。繼由楊司鐸監督報告開會宗旨。衆會員遂投票選舉。衣林氏瑪大肋納爲正會長。孫劉氏亞納爲副會長。李氏斐落默納爲評議長。以及評議

員六人。幹事長二人。庶務書記各一人。終由楊司鐸演說進行方針。誦經閉會時已四下矣。○陝西。廣益報云。據甘泉縣至明鎮來函云。有土匪千餘。在天主堂門前嘯聚。聲稱欲佔宜川縣官場。聞之。卽調延安軍隊。開往宜川。除酌留駐守本境外。其餘悉往剿匪。十二月二十八日。榆林府新道尹劉國棟君亦到延安。聲稱須土匪一律肅清。方能撤隊。又直隸難民成羣結隊。上陝西北部。或甘肅墾植。一月一日。有一百多名。過延安。往甘肅。從天主堂經過。向某司鐸求言。神父可憐我等。失業流民。數日未食。神父當卽周濟云云。○山西。一月十五日。政府公報云。中政府頒給山西主教亢公翟公及某教士。並誓反教牧師三人。以銀牌一枚。○潞安府天主堂。去歲舉行耶穌聖誕瞻禮。甚形熱鬧。先期由公教進行會會員武德盛李晉祥等於堂院北偏。高紮雲臺一座。聳入空際。周圍綴以綵花。鮮妍奪目。堂前復紮綵門一。係用各色綵紬。綴成十字花紋。中嵌燈匾一。文曰聖誕佳期。亦雅緻可觀。及晚九時。公教進行會附設之正詣學校。與讀經小學學生。共百餘人。身穿常服。項裹花巾。手提綵燈。兩兩爲伍。列隊來堂。並沿途高唱聖誕經詞。抑揚宛轉。頗中節奏。聳人聽聞。迨抵堂院。乃演耶穌誕生。牧童朝拜真主故事。雅俗共賞。維妙維肖。未幾夜半。均入聖堂。燭燃數千百頭。照耀如同白晝。司鐸致祭。修士贊禮。男女教友。與夫教外之觀禮者。人數雖衆。肅靜無譁。惟聞鐘聲鈴聲。誦經聲音樂聲。聲聲悅耳。如遊上界。可謂盛矣。○四川。崇實報云。銅梁縣自本堂王牧創辦祈禱宗會。及公教進行會後。教友熱心。尤臻進境。去年慶祝耶穌

聖誕。頗形熱鬧。先期由進行會職員。將經堂內外。鋪陳一新。頭二門暨聖堂門前。均紮松柏牌坊。綴以綵花。宛若天成。沿途罩以布棚。懸掛各色綵燈。並萬國旗幟。五光十色。甚為可觀。堂頂高豎五色國旗。與進行會旗各一首。臨風招颭。遠近可觀。經堂內。滿飾奇花異朶。自祭臺至堂門。紮有白色欄杆。兩行燈燭輝煌。光耀如晝。衆教友衣冠楚楚。四方畢集。彌撒時。高唱聖誕歌曲。聲徹雲霄。佐以風琴。入耳不煩。恍若神遊天上。神父講道理時。聽者肅然。次日午宴後。又行聖體降福。始各陸續散去。自瞻禮日起。一連三日。政紳商學各界參觀者。絡繹不絕。殊形擁擠。然有警兵彈壓秩序。井井。毫無喧譁。洵盛舉也。次日主日。進行會開會。提議捐助基本金。及改良學校之案。多數贊成。午後始散會。○重慶各堂。舉辦耶穌聖誕。均屬熱鬧。茲特分誌如下。一天主堂。鐘樓前頭門。豎立柏枝綵坊。五色國旗。與進行會旗。飛揚左右。二門及大小天井。皆有綵坊。各色綵燈。滿懸天棚之下。經堂門首。裝成誕生地點。宛若山洞。古石巉天。玲瓏可觀。洞內設耶穌誕生像。若瑟聖母。陪伴左右。牧童朝拜。宛如當年。白冷風景。堂內花卉齊整。祭臺輝煌。均屬美觀。四方之民。連日往觀者。絡繹不絕。咸稱盛舉。聖誕夜。半降生彌撒。暨次日彌撒。均異常擁擠。堂爲之滿。一慈母堂。鐘樓前高豎松柏綵坊。綵燈排列。奇花異品。光映滿堂。祭臺三座。陳列花燭。降生之夜。音樂齊奏。爆竹聲喧。轟轟盈堂。遊人參觀。肅靜無譁。教友入堂與祭者。濟濟滿堂。極盛一時。一若瑟堂。堂前大壩。高懸綵棚。滿掛綵燈。下有柏枝牌坊二座。上列花朵。坊之兩旁。圍以松枝欄杆。內置各種花草。

柱頭滿繞柏枝。各國旗幟。滿懸壩中。隨風飄蕩。眩耀眼簾。夜間煤氣燈。大放光明。宛如白晝。經堂門首。懸五色國旗兩面。門內五色布欄。欄前排列鮮花。堂內各柱。均圍以各色紙花。堂中祭臺三座。皆蠟燭林立。間以花卉。足壯觀瞻。降生之夜。時交子正。舉行彌撒。滿堂燈亮齊明。光耀奪目。主祭者先講降生奧義。聽者千餘人。皆寂靜無聲。講畢。舉行彌撒。爆竹交轟。教友朗唱聖誕歌。聲音優揚。令人極樂。同贊救世真主。次日彌撒。領主者數百人。統計城內各堂。連日領主者。每日共以千計。誠屬盛舉。瞻禮日。各堂均有聖體降福。皆擁擠異常。云○重慶會家巖。啟明學堂學生。在三王來朝瞻禮前三日。舉行避靜神工。一月六號午後。川東主教舒大司牧。駕臨該學堂。衆學生一律黃色操衣操帽。洋鼓洋號。排列成隊。出迎主教。由校長修士肅入客廳。茶話片時。復由李校長。恭引至禮堂。衆修士教員學生。正立以待。主教陞座。學生萬芝瑤演說。畧謂今天校長教習及各學生。歡迎主教。有幾種特意。一爲元旦佳期。我等未趨叩堂。今日德駕幸臨。一恭賀主教之新禧。再祈求今年之降福。二爲主教開辦此學堂。不惜鉅金。不辭辛苦。培植我川東教友子弟。將來學成致用。學生得享尊榮。皆主教之所賜也。三爲主教常常關心此學堂。凡爲學生有益的事。主教無不籌畫周到。衆學生在此。靈魂肉身。均獲安泰。是主教之愛我們學生。如此其盡也。四爲主教於每學期試驗後。命駕親臨。頒發證書獎品。多方鼓勵學生。是主教之愛學生。不啻父母之愛赤子也。主教每一學期來此堂。躬行彌撒大禮。使校長教習衆學生。得蒙上主之恩寵。聖神之

默啟於靈魂上。有莫大之光榮。異日問克登永福之域。皆主教之所祈禱引導也。種種德意。衆學生愧無以報。謹上祝詞一章。以表微忱。詞畢。演說畢。闔堂鼓掌。歡聲雷動。次由舒大主教訓勉學生。操道德。練才學。後來爲聖教之光。爲國民造福。語語金石。字字珠璣。聞者無不深感。訓示畢。鼓號齊鳴。一番鈞奏。已而主教高陞。次日八時。主教舉行大禮彌撒。極爲熱鬧。先是該學堂舉辦慶祝耶穌聖誕。門首已紮柏枝牌坊。操場校地。徧懸萬國旗幟。經堂前亦豎有柏枝綵坊。配以綵燈。左右排立巨瓶一對。內置花枝。頗爲美觀。堂中懸掛綵燈。有購自外洋者。有由該堂學生製造者。均屬可觀。祭臺滿圍燭臺花草。不下數十餘對。一時燈光齊明。燦爛耀目。五六品副祭。暨各輔禮者。均著禮服。候於祭臺左邊未幾。主教禮服入堂。前以執燭二人。又次以扶持吊爐香船二人。再次孟大司鐸。次卽主教。末爲執權杖。權帽諸人。一律白衣方巾。備極整齊。緩步入堂。是時風琴小奏。洋洋盈耳。主教在祭臺前。著祭服後。權帽權杖。登臺獻祭。從容中禮。令人觀感。讚頌天主。是日唱彌撒經者。皆該堂衆學生。經聲琴詠。抑揚宛轉。不類夙聞。彌撒中。洋鼓洋號。細吹細播。迎接耶穌。足壯威儀。彌撒後。炮聲隆隆。繼以爆竹。震動遐邇。正午修士列宴。欸待主教及司鐸。下午又顯供聖體。學生輪班朝拜。直至四點鐘。主教舉行聖體降福。唱辣丁經者。亦衆學生。是日爲一月首瞻禮六。卽敬禮耶穌聖心之日。聖體降福前。有小學生一至祭臺前。跪下。朗聲恭誦祝文一篇。篇中要旨。按本月祈禱總意。耶穌聖心。王於家庭。將舒大司牧及該堂本堂神父孟牧。獻於聖心。

復將衆修士暨衆教員與衆學生等全獻於聖心。認其爲王。望其降福。托其庇佑。念畢。卽唱耶穌聖心。矜憐我等三句。舉行聖體降福。禮畢。炮聲如雷。震盈耳鼓。後主教回城。衆學生恭送如禮云。

○湖南。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報云。湖南祁陽縣屬之大橋。爲湘省繁盛商埠之一。有法國人在此設立天主教堂。教民頗多。有中國教士蔣永年者。在該堂頗有勢力。日前藉耶穌誕辰。爲由。糾集教民。大肆賭博。釀成民兵交關。及交涉重案云云。一月三日本館卽將此事函詢未陽羅司鐸。以未陽與祁陽相去不遠。當能知其究竟也。茲得羅司鐸復函。謂並未聞有此事。且祁陽無蔣姓華教士云云。然則時報所載。殊未確聞。姑並誌之。

○衡湘郭司鐸。洗名熱洛尼。莫衡陽人。幼承善訓。矢志修貞。入聖方濟。各第三等會。肄業於湖北武昌崇正書院。學業猛進。品行潔操。院長甚器之。光緒三十年奉命回衡。襄理教務。宣統三年。晉陞鐸德。闡教於衡湘長寶等處。跋涉山水。備嘗苦辛。然熱忱奉職。絕無怨尤。詎意勞瘁過度。精神大虧。痛於乙卯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享年三十有零。合屬教友聞之。莫不深爲哀悼云。

又華容縣南鄉有天主教友羅揚烈者。信教多載。恪守禮範。詎於去年陰曆十一月十七日。不知被何人攀誣。控通偵探。詐稱揚烈家藏軍火。捕烈送縣。並率警隊。至家搜查。毫無所獲。而近鄰紳士。以及族人聞之。大爲駭異。立具公稟。爲烈辨誣。本堂衛司鐸亦隨進署。面白徐知事。據謂案關亂黨嫌疑。未便輕率從事。當卽申詳岳陽曹軍司令。請示辦法。不意回文到縣。竟謂並無此事。着徐迅速開釋。本堂司鐸乃憤甚。命烈詣岳

稟明龔總鐸。向稽查處查詢何人報告。而稽查員含糊回答。謂係該處亂黨供稱。適胡主教亦在岳堂。遂呈請司令部。指出究係何人報告。畧謂教友如果有罪。理宜懲辦。反之教友無罪而被誣。則更宜澈究。何得混稱亂黨所供。敷衍了事。不意司令部回文。亦僅云已重責偵探稽查。再不敢陷害教民。而仍未指出何人云。○福建江公多明。我原名清華。字朗川。福建海澄縣人。幼時即被聖寵。領洗歸真。年十四。留學臺灣。二十回閩。專攻神學。越三載。列入神品。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由主教李篤瑪斯。授為鐸德。派往福安。襄理教務。常熱心奉職。拯人水火。故不論內教外教。皆呼之為仁慈神父。繼又歷任縣城溪東下邳。藤江羅家巷。穆澤鎮。梧桐前。康家坡。各堂教務。凡七稔。上峯器其才德。召回省垣。任以超性學院副理。越四年。復往福安。又五年。調任省垣。定遠橋。教務。越四載。即一千九百年。乃奉蘇瑪素大司牧命。為法商魏池監護工人。遂渡南斐洲。以至布邦島。乘風破浪。跋涉重洋。差幸主宰默佑。平安抵岸。然華工均散往四方。各業其業。公則託身荒域。形影相弔。悽苦奚似。卒因華工不忍旁觀。集款以餽。衣食稍舒。旋由該島主教。器其賢能。任以為名譽輔理。然除襄理教務外。仍隨時奔赴各方。撫慰華工。施行聖事。願主教雖不以金錢相酬。而優待有加。差堪告慰。及監護期滿。束裝將行。主教以公在島。担任義務五年。克盡厥職。功德可風。令其賫書。朝覲教皇。華工亦鳩金具贈。以表謝忱。公遂隻身。前赴羅馬。投書宗座。示期引見。公親聖足。教皇授以手。乃復親指。教皇命之起。則肅然立正。垂詢履歷。則謹陳一切。及訊問中教務。則

以蘇主教竭力擴張。得有進步。對教皇大悅。命受降福。則跪請降福。布邦島華工。教皇諾之。又請降福。閩省教衆。又諾之。公乃謝恩而退。起程返國。蘇主教聞訊。備極歡迎。留公同駐總堂。主持教務。既而蘇司牧。莫宋公。金鈴。接任。嘉公慈善。留任原職。去秋七月二十八日。公又偕主教。遊歷南洋。斐列濱羣島。遍受歡迎。歸返匝月。適值週甲誕辰。爰由教衆發起。在總堂開歡祝會。結青升旗。懸燈綴綵。設筵製錦。奏樂賡歌。來賓濟濟。賀聯盈堂。洵盛舉也。○浙江新聞報云。嘉興城內拔貢。弄法教士。創設之天主堂。傳道有年。近因信教者日見踴躍。該堂向有之屋宇。每於佈道瞻禮之期。殊形擁擠。近由韓神父。購得朱陸兩姓基地。大興土木。並建造醫院。以惠患病云。○江蘇南京南城外四十餘里。有谷里村地方。自韓司鐸前往傳教於先。歷任各司鐸。感化於後。已得領洗者數十人。保守者數十人。民智發達。蒸蒸日上。惟聖堂尙付闕如。似爲恨事。城內萬總鐸。有鑒於斯。爰於前年陰曆十二月。購買基地。卽於去春鳩工建築。十月而成。以露德聖母爲主保。於是衆教友。一面入城。恭請萬司鐸到堂。舉行開堂聖禮。一面邀請鄰近之會口。陷吳鎮及元山鎮兩處教友。屆時參與盛禮。萬公乃擇於去年陰曆十二月十四日。偕同司事。前往新堂。而該處紳學商界。以公教司鐸。遠涉重洋。來華傳教。以溺人溺己爲己任。甚爲欽仰。因合具匾額一方。曰主保萬民。賀聯全副。曰經誦七求。禮行五謝。道遵十誠。法守四規。並紀念碑一座。飾以花紅。導以鼓樂。送至堂內。以表祝忱。衆教友亦公獻一匾。額曰普世慈親。並賀聯一副。曰靈跡頻頒。功在露德。恩

波遠及澤被江南。以示禮敬。翌晨七時。萬公舉行開堂彌撒。音樂並作爆竹齊鳴。頗爲悅耳。教友則皆虔領聖體。熱心敬主。於此可見。午時設宴。以款來賓。籌觥交錯。其樂融融。午後紳界徐佩華。學界張信畬。商界姜鎔。城嚴竹三。諸君代表。闔鎮人民。晉謁萬公。由司事導入客室。款以茶點。晤談良久。亦甚歡然。十六上午九時。萬公起旌。行往會口。又由團練局特派團勇六名。荷鎗奏樂。護送出境。民教感情如此和洽。敢爲南京之教務前途賀。(附錄紀念碑文)夫宗教以人道爲主意。具慈善之性質。博愛之觀念。不肯獨善於其國。而遍佈於全球。詎非大公至正之聖道哉。殆宗教屬於世界。非屬於個人。傳教之何國不能信仰。何人不可信教自由。宜其然矣。然宗教之分派甚多。惟吾鄉有蔣君其人。固善自信天主聖教而益善。故吾鄉得知聖教之宗旨純正。而崇拜無已也。茲有萬乃虞大司鐸。涉重洋。犯風波。傳教於中國。更建堂於此。得親聆聖音。曷臻感幸。獨其經營創造之苦心。佈道之盛願。有不忍釋懷於司鐸。而尤望造福於將來。豈能漂沒而無聞於堂落成之日。謹勒數語於石。聊表歡迎之意。以爲紀念。而垂不朽云。○上海申報云。江蘇齊巡按使以南。滙奉賢川沙三縣。災荒甚重。以致饑民四出鬧荒。除飭該三縣知事。籌款賑撫外。並以該三縣境各鄉。向有天主耶穌教堂。恐有饑民。前往滋擾。應由各該縣知事。派警駐防。妥爲保護。昨已分飭馮雲范三知事。遵照辦理。一面咨請駐滬軍署。分飭駐紮該三縣防軍。一體防護云。公教進行會所設之進行學校。成立二年。名譽卓著。茲於一月二十三日。舉行寒假禮。並開學藝會。來

賓甚衆。秩序如下。一搖鈴開會。奏樂。(高等) 二校歌。(全體) 三主事宣布開會宗旨。四表情唱歌。(初二) 五讀文。(高等) 六習字。(高等) 七球杆第一部。(高等) 八黑板畫。(初二) 九學技樂。(初二) 十抽籤默書。(初二) 十一習字。(初四) 十二研究英文。(高等) 十三遊技。(循環舞)(高等) 十四默講。(初二) 十五地理演講。(高等) 十六奏樂。(高等) 十七新啞鈴第一部。(初四) 十八歷史講演。(高等) 十九黑板畫。(高等) 二十談話。(初二) 二十一遊技。(落英繽紛)(高等) 二十二讀文。(初三) 二十三各個操。(初二) 二十四臨別贈言英語。(高等) 二十五監督訓詞。二十六奏樂。(高等) 搖鈴閉會。

外國之部 ○法國 十一月二十二日巴黎某店大火。旁有女修院一所。獨獲無恙。

初火勢盛時。光焰冲天。狂風助勢。洋龍射水。無異澆油。而聖堂鐘樓。洗衣局病房等。近在咫尺。在場者莫不危之。於是病人老人。紛紛遷出。又將聖體移至修道院。並有巴黎城內外修女。在該院避靜。此爲末日。亦被請回。不意凡此預備。徒勞無用。蓋聖母已至。默爲護佑。當火焰將及修院時。風忽轉向。雖棧中之鐵樑。巍然傾墜。若將壓及修院。實亦未損其絲毫。修女院長因此感激天主。至於極點云。○波爾多總主教樞機朗特利阮公。致書於尼塞主教。諱邦公。論及目下國民沉湎耽樂之事。畧云。目下歐洲之如此劇烈。本爲國家與人民。大有利益起見。誠不得已。而後出此最後解決法也。弟思天主教上智聖意中。自有玄妙不測之特別意旨。在欲使人民種族。改良進化。易

趨於更優美之世界也。我國人民及天下各國人民。正宜善伺此機。視爲車鑿。引爲訓箴。不可漠然輕置之也。弟意至上無尊之大主。卽欲藉此大戰。以激發人民。反本思源。復趨向萬日。晷福音塵下。使十四餘月血戰之結局。及千萬人民流淚之歸束。皆回首求平安。真福於聖經庫藏內。方爲不虛此戰。不幸。一面軍人等。日夕枕戈坐甲。肉搏血戰於疆場上。而一面紅男綠女歌舞嬉笑。於舞臺之事。各處將紛紛復振旗鼓。一面青年子弟。壯年家父。授首捐軀者。日不知幾千百人。一面家人等。不卹父兄之如何臥薪嘗膽。反而在家行樂。一如昇平景象。毫無戰事者然。此則弟所不可解者也。主教羅亞公 Mr. Nov 有言曰。觀吾民之如何遊戲。可以見彼信德之程度矣。如今我國人民。日日喜往觀劇遊戲。習以爲常。專求耳目情慾之歡。醉生夢死。不顧旁人涕泗滂沱。居喪戴孝。孤兒寡婦。日見增多。而鑼鼓喧天。裙屐匝地。酒樓戲館中。遊人如織。毫不見悲感國事情形。言念及之。能不浩然長嘆者哉。豈不聞近日教皇致諭總理玫瑰會會長倍基。主教有言乎。曰。目下時勢淒涼。國事緊急。人民悟想。愈趨愈下。正宜及時挽回大局。覓得真實和平。以示人。然而不可得也。旣不能一時求得真實和平。則有至要至靈之法。在其法維何。卽同心同德。專以祈禱之工。爲無上妙術。以挽天主聖怒。強迫天主憐恤世人。俯允息戰。不再嚴加公義之重譴。上文爲教皇感於時事之名言。世人亦皆聞知之矣。然而錯雜會聚於舞臺酒樓。歡宴跳舞。賭博笑樂。合國人日日如此優遊嬉戲。試問是否阻抑天主嚴怒聖手之下擊乎。總之我儕主教全體。勸爲

人父母者。務必訓戒子女。不復沾染遊戲行樂惡習。前日有類是之通病者。今則務須戒絕淨盡。本年逢此滴血流淚之年。正我國人同行慘悔恨罪之時也。萬不可准汝輩青年女子。出外跳舞遊戲。凡諸宴會熱鬧虛文。一概辭絕。正所以輸順教皇勸人節樂舉哀之至意。并以示真心祈禱悔罪之內感云。○巴黎致命山聖心堂近日接到由法國外省寄來之許願於聖心誓文。頗有可觀。因譯於後。文曰。耶穌聖心。我自今日爲始。於我梳粧格式。常按教友之端莊體式。不從時髦陋俗。并於我所屬之子女。一律留心維持。使彼等衣飾。常從端正合宜之情狀。我欲顯爲端雅合禮之婦女。以安慰爾聖心。求爾聖心降福我家庭。降福我法國。仁慈之耶穌聖心。矜憐我等。赦宥我等。救護我等。○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聖母發顯於法國邦門地方。發顯後之第十日。德法二國訂約講和。本年法國人爲求聖母速賜和平。亦發起朝覲邦門聖母像。約於一月二十三日到該處。祈求聖母仁慈可憐法國。速賜得勝平安云云。○愛耳及大克斯城主教諭令屬下信民。於本年一月二日行公衆祈禱之禮。求天主賜國家早獲平安。○主教特拉包爾脫公。Myr de la Porte 發起爲陣亡兵士永遠通功之祈禱會。業已成立。該會宗旨。專爲此次歐戰本國及協約國戰事殉難之軍人。并建立一座聖堂。留作紀念品。近已開捐勸募矣。○公教愛國婦女會分發傳單於本會會員。勸會員謹守肅靜規條於送殯行禮時。畧云。近日我國人民對於送殯執紼之禮。大示輕忽失敬。每見送喪隊中。或談笑自若。或爭鬧不休。且此等談笑自由等情。毫無間

斷。直至將入堂門口而止。我輩愛國婦女會會員。正宜糾正惡習。以示敬重宗教禮儀。亦以尊崇居喪人。肅靜無譁之至意。爲此仰懇本會人員。以後於送殯迎柩等行禮時。定志屏去一切問答閒談等習。并將此善表。勸導他人。一概不復言語。以示敬重殯禮。須知此等默靜不言。非失敬怒人之意。乃因對於喪葬大事。宜示哀慘鄭重。勸人同守默靜而已。不但此也。此時正宜祈禱念經。或誦玫瑰經。或誦他經皆可。如此行法。無人敢啟口向我等閒談矣。况目下戰事方劇。正我輩痛哭愁慘之時。正所以引人歸向教友風俗。斥除陋習之時。機會不可輕失。爲此務望一切教友善表。由我等愛國婦女會員。以身作則。謹慎將事。將彼等爲天主召往審判者之遺體。領之赴末次休息之墓地云云。○法國耶穌會學問雜誌。於去年十月內(第三十二張)載有爲亡靈三十日彌撒之緣始。據云。昔聖額我略教皇創立修會於羅馬本城內。有一修士名 *Justus* 儒斯多者。在世俗時。曾習醫業。進會後。私藏金錢三枚。未交長上收管。臨終前。病人將藏金之事。私告其弟。果然歿後。於藥餌中發現金錢三枚。此事教皇聞知。即召該修院院長至。并命院中人。一概不准與病人交談。以示棄絕。病人覺衆人一概不到。知有變異。其弟即以藏金違犯神貧願之事告之。如是不久病歿。歿後。院中人將該修士之尸。逐出公墓。將三金錢與其尸身。擲諸糞穢之處。合院修士

同來咒罵亡者。用聖伯多祿之言曰：爾金與爾同亡。此乃聖伯多祿罰撒瑪利西滿夫婦二人之語也。合院修士見此情景。大生恐怖。於是各人勤查良心。是否有違神貧之德。該人死後之第三十日。教皇復召院長至。謂之曰。該修士之靈。受苦極重。汝今一連三十日。日日爲之獻彌撒聖祭。以救其靈。院長從命。一連三十日。爲亡靈作祭。未幾。亡靈於夜間顯現。自稱因彌撒聖祭之功業。已得出煉獄重苦。於是細查彌撒之數。僅有三十臺。從此有三十日彌撒。爲煉靈獻祭之例矣。○法國聖彌額爾山。大殿內。從戰事發生後。於五月之間。新收從軍之人。進彌額爾天神會者。共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二人。按法國彌額爾天神會會員。有一種特別本會念珠。頗有大救甚多。亦有特別該會聖衣。自開戰以後。該堂總理司鐸。日接謝恩函札。感謝大天神特別保護之恩。○貝耳比。仰城主教屬下。有一小村。介於山嶺之間。名曰魯西榮村。該村本堂司鐸。奉命宜從軍出征。至起程之本日。司鐸入堂。預備行祭。及升祭臺。見合會口教友。一律到堂。堂幾不能容人。司鐸見此情形。怦然心動。足見教友同來爲司鐸祈禱作別也。彌撒之終。神父既領聖血。既送聖體於衆教友。供聖體聖爵內。已空空無有聖體。於是神父暫停行彌撒。當衆人前。由祭臺降下。至聖體燈處。將聖體燈。親自吹滅。以示今後。該聖堂無神父前來行祭及行聖事等。法國聖堂皆有本堂司鐸常駐日行聖事。衆人見此熄燈之舉。大爲感動。竟有高聲號泣。悲不成聲者。蓋以

後堂內。無司鐸駐紮。無耶穌。真天主。真人。日日與小民聚首同堂矣。此景此情。為熱心教友。日日習慣。領聖體及拜聖體者。洵為一最悲慘最酷劇難忍之痛恨也。及至神父同教友話別時。嗚咽哭泣者。更居大半。以為失此神魂之保障扶持。實令人一見傷心。不得不有感觸之心。此非古時教友與宗徒離別之情形乎。噫。盛哉。○瑞士。勞柴納。Lausanne。及熱奈物省主教。Mgr. Bovet。鮑公逝世。以大司鐸副主教高公。Le Dr. Placide Louis Collard。繼之。按高公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亞大朗司。Arlens。於一千九百一十二年。被簡為副主教云。○瑞士國前任弗利蒲爾省議員兼瑞士政府參議院副議長畢東君。Georges Pylton。於去年十二月六日。被選為參議院正議長。畢君知謀過人。勇敢有為。政界聲名甚著。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年僅二十八歲。被選為民議會議員。其時畢君即竭力聯絡議會諸人。以宗教自由為目的。使國人對於宗教事件。却除一切意見。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畢君弗利蒲爾省議院議員。創立弗利蒲爾大學校。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被選為全國參議院議員。繼為副議長。今特陞為正議長。國民莫不慶稱得人。○波蘭。近有著名著作家亨利君。Henri Senkiewicz。以宗座於波蘭兵難時。多所襄贊。良深感戴。用特致書羅瑪國務卿樞機主教茄公。轉呈宗座。代表一般波蘭國民。肅申謝悃。語甚懇摯。茲為節譯如下。敬啟者。波蘭不幸。遇有戰事。血肉犧牲。何忍卒述。辱承陛下。惻隱為懷。急施贊助。斯全局未盡糜爛。元氣猶存一息。銘感無涯。謝何勝謝。惟知我波蘭大小千萬生靈。皆為陛下所保全者。而陛下又嘗發起

近事 外國之部

聚集鉅款。給頒波民。姑無論其成效若何。此恩此德。沒世不忘。並知當今之世。危急存亡。而能拯人水火。以登衽席者。其惟陛下乎。雖然。吾波蘭全國皈依公教。亦已久矣。信德之苗。久而彌堅。縱有外寇摧殘。亦未搖動。乃今陛下仁善慈愛。又若是施其撫護。無微不至。如保赤子。則波蘭全境人民。在血淚之中。思感聖恩。情何能已。呼本篤第十五之名。無異孺子之呼其慈母矣。莫不引領西望。希望盈懷。以為即波蘭不幸。或被全球所棄。而入窘鄉。則尚有至善至仁之陛下在。為之護佑也。總之。倘聖駕或有一日。得遇波蘭民衆。則當見其簞食壺漿。跪迎道左。感戴敬愛。摯而且誠。遠勝此書之僅託空言矣。○比國 十二月六號御前會議。宗座任命克公。Mgr Clou 為比國都爾奈 Tournai 主教。○盧克森堡 女王以閣員阻止教務發達。決意下令解散。易以公教內閣。已委公教中人呂公。Mr Lusch 担任組織。今劉公正在公教中拔選人材云。

中外大事表

一月廿一日四川邊界北軍與滇軍交戰。北軍畧向後退。歸綏交界處蒙人侵入。統率辦事處拿獲黨人首領李秉陽。北京電車定陰曆正月開辦。以章達為總理。○俄大公起程回國
廿二日政府擬改伊犁為特別區域。設都統。龍建章電請收回封爵。奉批照准。陝西財政廳長馮汝驥辭不赴任。登極決定緩行。○荷蘭泊美倫水沒
廿三日特授劉友才以勳五位。廣西將軍陸榮廷巡按王

祖同電請。截留鹽稅百萬元。以濟軍餉。奉批照准。外交
部咨遞公文於各公使。以解釋登極展緩。○爪哇全境
水山土崩陷。奧國軍役年齡展至五十五歲
廿四日居仁堂開聯席會議。滇軍已得叙州。政府令駐
外各公使調查華僑子弟畢業於高等專門學校者。咨送
政事堂存記。西北各省擬設無線電。日使赴外部
○羅馬教皇所遣齋書。赴日致賀加冕之使。彼得萊利總
主教附天洋丸郵船。由斐利賓赴滬。大隈暗殺案內之

製造爆彈犯人已捕獲
廿五日曹錕軍先鋒隊已抵瀘州 第八師師長李長泰親

見 任命徐樹錚為將軍府事務廳長孫榮為參軍 大

理院推事請升簡任 葡萄牙公使符禮德南下○巴拿

馬運河山崩
廿六日任命帕勒塔為將軍府參軍 政府派員赴歸化綏

遠調查一切 都肅政莊繼寬呈進散亂安民書 農商

部奏江西省廬山森林局改為官商合辦林業公司 任

命殷鴻壽兼任蘇常鎮守使
廿七日蘭州天花盛行小孩死者數千 貴州護軍使劉顯

世黔中道尹尹昌齡鎮遠道尹林炳華交付懲戒 德公

使以德皇壽辰宴外交總長陸徵祥 政府電召巴西公

使劉式訓比公使汪大燮回京 貴州宣布獨立舉劉顯

世為都督 ○日本駐俄大使本野氏在俄都交涉俄屬

漁業問題
廿八日山西盜匪甚熾 總統命熊希齡往見各國公使及

外國銀行經理商議要事 中日談判修正吉長鐵道借

款契約 滬海道尹周晉鑣以政務繁重開去外交部特

派江蘇交涉員兼職以楊景代之 廣東將軍龍濟光以

平復惠州亂事加郡王銜張鳴岐得一等文虎章

廿九日喧傳南方有發起聯邦之論 海軍總長劉冠雄回

京
三十日劉冠雄入覲 頒給日本國大禮使次官記木翼以

二等嘉禾章
三十一日肅政廳擬上封事請廢除洪憲年號撤銷大典籌

備處解散參政院 蒙古革黨圍攻大同

中外大事表

二月一日五國銀行團由鹽務盈餘中撥付政府四百萬元

張敬堯軍抵重慶
二日太古之臨安號船在香港撞沉大阪郵船大貞丸溺斃

約百六十人 叙州府滇軍與北軍小戰○英王布告強

迫軍役法定於二月十八日起實行
三日熊克武舊都土匪占據隆昌內江兩縣割斷電線 蘭

州祝賀陰曆新年已懸帝國旗○土國儲君伊士愛定親

王以反對青年黨業已遇刺繼之者當為伐希德愛定親

王亦反對青年黨者 坎拿大議院被焚
四日籌安會各招待所因節省經費一律取消 採金局派

洋員瑪迪森往吉林調查金礦
五日都肅政莊繼寬上書辭職 修正吉長鐵路約章之日

員川上籙田到京
六日龍濟光奏辭郡王銜不准 日本小幡氏回京為參贊

蒙古某王抵京承認中國為上國 政府派軍府參軍

帕勒塔赴綏遠調查軍事○羅瑪教皇特使日本之彼得

萊利總主教辭去國賓資格 坎拿大政府已派員調查

議院失火事
七日居仁堂開特別會議元首主席 財政部考去年各省

財政廳成績山東湖北江蘇浙江最上四州湖南福建廣

東次之安徽廣西奉天吉林甘肅新疆又次之山西陝西

黑龍江雲南貴州最下 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率全師出

京前赴重慶 外部款宴俄國外交大臣高柴可夫 下

令着湯壽銘馬繼增分途征剿反對帝制黔軍 江蘇齊

巡按電政府認解征滇軍費六十萬元 前清雲南提督

謝有恭入京覲見○教皇近勸協約國開議和局 法國

中外大事表

一百四十四

八日 財政部長與英國財政大臣會議於倫敦
 龍裕光為廣東廣惠鎮守使 頒給孔庚黃國樑以二等
 嘉禾章 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先行開缺聽候查辦 曹
 爾錕加護軍使銜 署理貴州軍務 頒賜段芝貴張
 鳴岐以全福壽牌 德布官吏決議撤移馬其頓占據區
 城之中立國領事
 九日 元首遣人勸段祺瑞復出任事仍以病辭 袁英可望
 保釋 頒給日本駐津總領事松平恒雄以二等嘉禾章
 公府開軍事會議大元帥親臨 滇軍已占瀘州 頒
 給天津天主堂總司鐸雷鳴遠柏 天主堂總司鐸孟愛
 理以五等嘉禾章
 十日 任命汪瑞閣為參政院參政 都肅政史莊蘊寬辭職
 以張元奇繼之 奉天第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入京 ○
 十一日 日人獻金為營造明治神宮者已達八十二萬元
 請假半月 張作霖親見 統率辦事處電令川省逐日
 電陳戰事 駐美夏公使到京 ○福特團和平會議已開
 會
 十二日 政府電召前駐意使高而謙 陳錄奏暫停優封內
 蒙爵秩 下令褫奪劉存厚軍職官爵 教育部模範講
 演會開會請馬良嚴復等演說 四川師長劉存厚已帶
 兵萬人降滇 ○前駐華日使伊集院已被簡為駐意大使
 美國陸軍部長加里森因與威爾遜總統政見不合上
 書辭職 法首相赴意晤見羅瑪教皇閣員談叙甚歡
 十三日 重慶鎮守使周駿電稱克復隆昌 瀘州附近南北
 軍有小戰 財政部通電各省將驗契稅契註冊費倍收

四月實行 ○日皇幸葉山行宮避寒 羅瑪教皇使特彼
 得萊利總主教由日本東京啓節前赴西京
 十四日 段芝貴請開錦州府為通商口岸已准 雲南政府
 任周震履為貴州北伐軍總司令 革奪劉顯世官爵勳
 章 清帝宣統誕辰前清舊僚往賀 ○美總統威爾遜已
 正式允再受選
 十五日 衛侍武官方成五奉令宣慰蘇滬各軍 特授情克
 多所布魯丹巴呼圖克圖汪大勳位之章 俄公使奉命
 調駐日本 曹錕部下五千已抵自流井 ○大隈首相偕
 石井外相覲見日皇
 十六日 已投誠之劉藝舟李統球被捕 東省認解征滇軍
 費五十萬 財政部電噴錦濤來京
 十七日 黔軍已抵辰谿 湘西縣知事多失蹤政府已專員
 查辦 參政院副院長汪大燮辭職 政府責梁士詒會
 王士珍籌措軍餉 ○荷蘭大風為災
 十八日 政府聘駐德寬為高等政治顧問不就 蔡乃煌電
 稱土商願報効軍餉 能希齡在漢口設救濟 婦孺會以
 拯湘蜀逃民 ○孟王現在法國波爾多之拉芒 哈爾濱
 附近之伯姆蘭特大水為災
 十九日 朱啟鈴進呈滇黔詳細地圖 陸榮廷子裕光攜眷
 出京 丁恩聲明滇川黔鹽務政府應負保護責任 政
 府以肅政史全體建議取消年號解散參政院裁撤大典
 籌備處分電各省徵集意見 蒙古使臣在懷仁堂賜宴
 聽戲 英法俄公使赴日使館密商要事
 二十日 教育部決行全國專門學校成績展覽會 陸相受
 命考查政史 南北軍均在瀘州 張敬堯加上將銜
 江南主教姚 准